



慕夏 著
M U X I A Z H U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总爱写“友谊天长地久”，但原来没什么可以天长地久。
你的伤害，不过仰仗着我的信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你的孤独 我全收：

慕夏 著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6年·沈阳

© 慕夏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孤独我全收 / 慕夏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470-4218-2

I. ①你…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7064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9mm × 235mm 1/16

字数: 190千字

印张: 16

出版时间: 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春光

封面设计: 小名鼎鼎

版式设计: 赖婷

责任校对: 曾乐文

ISBN 978-7-5470-4218-8

定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CHAPTER 01 第一章
001CHAPTER 02 第二章
023CHAPTER 03 第三章
047CHAPTER 04 第四章
071CHAPTER 05 第五章
097CHAPTER 06 第六章
121

目录

Accept All Your Confessions

CHAPTER 07 第七章
141CHAPTER 08 第八章
167CHAPTER 09 第九章
183CHAPTER 10 第十章
205CHAPTER 11 第十一章
229

CHAPTER 01 第一章

I Accept

All

Y o u r L o n e l i n e s s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过了最热的时候，没了聒噪的蝉鸣，教室里的人依旧心浮气躁，班主任在讲台上交代着打扫卫生的事宜，台下的人全都趴在桌子上，百无聊赖的样子。

也有例外，教室左后方靠窗的男生，用手托着下巴，眼睛没有聚焦地看着窗外的树，和一群没有精神的人相比，他看起来精神多了。

窗外传来一阵一阵的惊呼声，男生动了动耳朵，捕捉到一丝丝外面的喧哗声，随即不悦地皱眉。

教室里的同学可不管男生是不是在皱眉，一个个突兀地伸长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

老师自顾自地说完了该说的，粉笔头一甩，离开了教室。

一下就炸了锅了。

“怎么了？怎么了？”

大家全都离开座位朝窗边聚拢，嘴里全都不停歇：“还能怎么，肯定又有花痴女来向我们钟扬表白了呗！”

“钟扬”这两个字敲醒了某个睡着的灵魂，趴在男生边上睡觉的人忽然睁开眼睛，大桃花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冲着男生说：“开窗看看？”

男生眼尾往上一扬给了他一个白眼。还没等男生把讽刺的话说出口，一阵哗然的声音充斥了教室。

五颜六色的氢气球挂着长条横幅晃晃悠悠地飘到了男生所在的窗户外，与窗户保持平衡并且定住了。

“哇！大手笔啊！”

“钟扬！追你的女生表白招数一个比一个强啊！”

不知道谁冒出了一句：“可以出书了，精装版的《表白三十六计》！”

众人先是一愣，随后齐齐地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大桃花眼先是一愣，然后起身推开了窗户。窗外的一大束氢气球下挂着长条横幅，横幅上写着“钟扬，我喜欢你”，还画着一个十分可爱的卡通小人儿。

大桃花眼愣了一下，随后抑制不住地爆发出笑声。

“笑什么笑！”清脆的女声通过扩音器传了出来，音质多多少少有些改变，但那骄傲的语气怎么也改不了，“我表白呢，严肃一点儿！”

楼上楼下的围观群众又是一阵哄笑，怎么严肃？打申请报告？

大桃花眼好奇又好笑，拽了拽丹凤眼男生：“底下可是个美女呢，不是之前那些参差不齐的花痴女，你要不要严肃地听一下人家的表白？”

丹凤眼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资绪安，你有病吧！”

原来这大桃花眼资绪安不是将要被表白的“钟扬”，可底下举着扩音器表白的女生可不这么认为。

她以为“钟扬”是胆怯了要逃，于是举着扩音器喊：“跑什么呢！我又不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是老虎。钟扬，你是不是男的，表个白怎么吓成这样？”

丹凤眼，或者说真正的钟扬憋不住了，他腾地站起来，眼神肃杀地扫视教室里一千看热闹的人。

但这样的戏码也不是第一次上演，其他人只是愣了愣，又嬉皮笑脸地看热闹了。

钟扬靠近窗边，狭长的丹凤眼审视着楼下被围在中央的女生，大大的校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大波浪的栗色长发被扎成马尾垂在脑后，杏眼带着些怒意更显得明亮。

漂亮确实漂亮。钟扬在心里下着结论，但做这种没脑子的事，再漂亮也不过是无脑的花瓶。他轻嗤道：“花瓶！”

“说谁呢你！”却不想楼下的“花瓶”长了顺风耳。

钟扬居高临下，看着下面的小个子女生怒气冲冲的样子莫名好笑，却又觉得奇怪，于是他指着横幅上的小人儿说：“你这是向谁表白？”

“钟扬啊！”女生仰着头不假思索地答。

“你干吗要向钟扬表白？”钟扬又问。

女生甩了甩头，发梢随之跳动，答：“要你管呢，让钟扬出来！”

一阵别有趣味的哄笑在人群里爆发，女生机警地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你叫我出来我就出来啊？”资绪安把钟扬挤到一边，凑了半个身子过来，手对着横幅指指点点，假装自己是钟扬，逗弄着女生说，“你这卡通小人儿画的是我？”

横幅上的卡通小人儿画在“钟扬”两个字的旁边，穿着的是常熟学院的校

服，竖着大拇指，有种酷酷的可爱。可画上的“钟扬”并不是丹凤眼，而是桃花眼，来表白的人连表白对象的样子都画错了！

又是一阵窃窃的哄笑声，女生看了看横幅上的小人儿，又觑到了周围人眼里的不怀好意，隐约猜到自己闹了乌龙。她扬了扬下巴，不屑地说：“谁说画你了？钟扬，你别躲在他后面，出来出来！我就一句话的事！”

“你刚刚不还说我是钟扬吗？怎么一会儿又说他是钟扬了？”资绪安不依不饶，却被人拽住往后扯。

“资绪安，你别瞎搅和了，人家小妹妹是来找钟扬的！”

资绪安的桃花眼斜扫了那人一眼，还没说话就被钟扬撞开了。

哪有认错表白对象的表白？钟扬挑眉，这女生把桃花眼的资绪安错认成了自己，甚至画上的卡通小人儿画的都是资绪安，她到底玩的什么把戏？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又被钟扬收了起来，她玩什么把戏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这个局面很麻烦。

钟扬侧身，从桌上拿了一张什么，快速地向腕力把手里的东西甩出去，那东西擦过气球，气球唰地爆炸了。

“啪！”

“啊！”

女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够呛，她弓着腰、垂着头，再抬头，小脸煞白。

女生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吓了一跳，可一听见女生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惨叫，就都嘻嘻哈哈地笑了。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这是赤裸裸地让她下不来台，女生没料到表白还会遭受这种经历。女生听着周围人的嘲讽，怒气冲冲地指着楼上的钟扬说：“你！”

“你，你，你。”钟扬语调平淡地抢白，大概是被女生尖锐的嗓音吓到了，目光嫌弃地在女生身上转悠一圈，又转去了别的地方，语速飞快地说，“你就一句话的事是吧？你想说你喜欢我是吧？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被围在人群中央的女生气炸了：“你说什么……”

女生还未说完，再一次被钟扬抢白：“我说什么也不会看上你这种成天只会犯花痴、做事没脑子的花瓶。连和你多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是负担！”

“花痴？没脑子？哎哟，我这暴脾气，我要管不住我这暴脾气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敢说我没脑子？”

女生在楼下气得要撸袖子干架了，可钟扬说完这些就推开挤在自己身后的资绪安，笔挺地坐回了座位上，任凭女生在楼下怎么叫嚣也不再搭理。

“嘿，这回怎么没有哭着跑开呢？”资绪安饶有兴趣看着钟扬，“你说是你毒舌的功力减弱了，还是人家脸皮太厚？”

钟扬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压根没有要满足好友八卦之心的意思。可资绪安实在太烦了，一直喋喋不休地纠缠，钟扬忍无可忍抄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啪地砸在资绪安身上，终于安静了。

但教室里的其他人和楼下的围观群众丝毫没有要闭嘴的意思，也不知道楼下的女生又做了什么举动，下面的人都哗然了。

忽然，一块绑着鱼线的石头被人从窗外扔了进来，鱼线后的气球争先恐后

地往窗户里挤，挤不进来便噼里啪啦地炸开了。

场面瞬间就乱了，楼下的起哄声、气球的爆炸声、教室里女生们的尖叫声、嘻嘻哈哈的笑声……乱糟糟的一切把钟扬的耐心压到了极点，他猛地站起来，带得课桌都摇晃了。钟扬面向窗外，冲着下面的女生说：“如果你做这些是为了吸引我注意的话，我告诉你，你成功了，你成功地恶心到我了！你不止花痴、无脑，还有病——神经病！”

楼下的女生报复成功之后便不再气急败坏了，她摇头晃脑不甚在意地回答：“哦。”

隔了半晌她随意地拍了拍衣服，嚣张地说：“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说我没脑子，我最恨别人说我没脑子。这回先给你一个小教训，下回我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女生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邪气十足地冲着楼上的钟扬比了比小拇指，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甩下一堆一头雾水的围观群众，一个个互相问着：“她是谁啊？怎么这么嚣张？”“不知道啊。”“新生吧？”……

钟扬在一群人的议论声中，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身影，大波浪的马尾还在上下跳动着，他心中的恼怒也随之起伏着，心里莫名其妙地琢磨这是来表白的吗，她到底想干吗？

而被钟扬琢磨的“她”却被人堵在寝室门口。

女生寝室304门口，左右两边各斜倚着一个人，其中一个玩着自己的头发，对她努嘴：“喂，谢林雯，还有两次！”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两次，两次是什么意思？

谢林雯甩了甩贴在脖子上的头发，皱着眉头问：“不是说当众表白就可以了？什么两次？王思敏，你玩我？”谢林雯横眉冷对。

被视线锁住的王思敏耸耸肩，嘲讽地笑道：“我说过一次就够了吗？你别忘了，你写在条约上的是‘当众表白一次’，一嘛，添上两笔不就变三了？”

谢林雯含着怒气，抿着嘴唇，明知道自己被设计却不能发火，谁叫她有求于人？

“想发火啊？”王思敏旁边的女生开始落井下石，“千万憋住了，是你求着我们办事呢。”

“只要我再表白两次，我的要求你们就会照办？”谢林雯忍了忍，再度与这两人核实条约。

“什么叫你要求的我们照办？你怎么还这么嚣张？这不是你求我们帮你的吗？”王思敏讥诮地笑着，“求人办事就该有求人办事的态度！”

谢林雯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擦着两人走进寝室。

“哟，还这么傲气十足啊！”王思敏阴阳怪气地说，头一转冲着身边的女生又道，“梁珍，你见过这样求人办事的吗？”

“这是求人办事？”梁珍摇摇头，“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人做人差到没朋友，需要求着别人假扮她的朋友去陪自己妈妈吃饭呢。”

梁珍吃吃地笑，目光扫了扫谢林雯：“我们可是答应了你的，你只要再跟钟扬表白两次，我们就装成你的好朋友，去陪你妈妈吃饭。”

谢林雯本来已经走到自己床前了，听到这话她兀地转身，她压根就不信这

两人能这样好说话。

果不其然，王思敏补了一句：“不过，你要是再这样在我们面前嚣张，陪你妈妈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说些什么就不一定了。”说完她还示威一般笑了笑。

谢林雯冲着墙不耐烦地龇牙，忍了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对着两人意有所指地说：“我是没朋友，但也好过朋友各怀鬼胎。”她别有深意的目光在两个女生之间扫了扫，然后收回视线，踩着铁栏杆，爬上自己的床。

被谢林雯忽略的两个女生彼此试探性地看了看，这各自心虚的一眼生出了无限怀疑。

“扑哧。”

猝不及防一个笑声出现，发出声音的是一个在寝室里默默无闻的人。

“笑什么笑！”率先反应过来的是王思敏，她尴尬地不去看梁珍，借着对另一个室友姜小闵的呵斥，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对啊，你笑什么笑，有你什么事啊！”梁珍也快速反应过来，一同对着姜小闵发怒。

女生的友谊好像就是这样奇怪，能各怀鬼胎，也能同仇敌忾。

“砰。”

是王思敏一脚踹倒垃圾桶的声音。香蕉皮、瓜子壳撒了一地，而垃圾桶倾倒的地方是姜小闵的椅子旁。

坐在座位上的姜小闵，肩膀动了动，及时对王思敏的举动做出了回应，但也只是仅此而已，没有发怒，没有叫王思敏打扫，没有让她道歉，只是自己笔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挺地坐着，翻看着素描本，若无其事一般。

“哎哟，不好意思啊，小保姆。”道歉的话一丝歉意也没有，王思敏走过来，手拍在姜小闵的肩膀上，“不过，你也做惯清洁了，你自己扫了吧。”

王思敏的手还想在姜小闵头上拍下，却被一声咳嗽喝住了。

“都泥菩萨过江了还想帮别人？”王思敏冷哼一声，看着跷着二郎腿躺在床上谢林雯。

谢林雯什么也不说，只是用那晶亮的眼睛盯着她。王思敏莫名其妙地气短了，往外一冲，把门一甩就走了。剩下梁珍，左看右看，也跟着把门一甩追出去了。

四人寝室终于回归了平静，吊扇吱呀吱呀在天花板上转着，不能带来多少风，但聊胜于无，在这还有些许闷热的十月给人带来一丝凉意。

但这寝室总归也是安静不了多久的。

“刚才，咳咳，谢谢啊。”

许是太久不说话了，张嘴竟然有些压力，姜小闵的嗓音带着些颤抖。

然而这个时候的谢林雯是没空注意姜小闵的忐忑的，她快要睡着了被这声音一惊，吸了一口气，猛然睁了睁眼，脑子转了半天才含糊地说：“我只是刚好喉咙痒。”

这句话让气氛有了些起伏的寝室又安静下来。姜小闵默默起身，拿着扫帚、拖把，把被弄脏的地面重新清理干净。

谢林雯的瞌睡被这窸窸窣窣的声音彻底弄跑了，她翻了个身，用手撑着头，问：“你干吗替她打扫？”

姜小闵撑着拖把，抬头，说：“那你呢？干吗要自讨苦吃？”

“什么？”谢林雯没有反应过来，明白过来后一阵恼怒，看向姜小闵时却发现她正在为自己脱口而出的恶语后悔。谢林雯愣了愣，破天荒地没有反唇相讥，只是转身躺回去，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干吗非要室友和你妈妈一起吃饭？”姜小闵却没有就这样放弃，她追问。

怎么那么烦呢？谢林雯抓起枕头捂住自己的脸，在姜小闵锲而不舍地追问下，脱口而出般地说：“所以你要跟她们一样，要我为你做些事情，才肯配合我演这一场戏吗？你要是有条件你就说吧，支支吾吾干什么！”

姜小闵半天没有回应，似乎在犹豫着什么，然后谢林雯就听到了她思虑了很久的话，她说：“我会去，也不会提要求，只是，你干吗非要室友和你妈妈一起吃饭呢？”

重音有所不同，谢林雯终于明白姜小闵要表达的意思，她跟自己生闷气一般瓮声说：“我没有朋友。”

“那……”

对方还有话说，谢林雯却不耐烦了：“你有空管我这么多，怎么不管管自己，就真那么乐意当王思敏的小保姆？”

对方没有声音了，拖地的声音渐渐远离了谢林雯的床边，大概算是交流失败了。

谢林雯看着天花板。

头顶的墙角泛黄，蜘蛛顽固地把挂蚊帐的钩子圈入蜘蛛丝的腹地，裂开的

你的孤独 我全收！

I Accept All Your Loneliness

墙体缝隙从蜘蛛网的腹地一直向斜对角蔓延。

她睡不着了。

谁还真愿意和那两人虚与委蛇啊。

谢林雯搬进寝室的时候就知道那两人不喜欢自己，都是有着莫名其妙自傲的漂亮姑娘，从王思敏对自己的审视中，谢林雯就能感觉到敌意。后来王思敏迅速地拉拢梁珍成为了同伴，胆小怕事的姜小闵完全不敢得罪她，自然而然地谢林雯就被孤立了。

而当她轻而易举夺了王思敏名次的时候，王思敏都恨不得要吃了她。于是她吃饭的搪瓷缸子会出现在垃圾桶里，因为她不常回家，饮用水的费用就要多出一些，她的镜子、文具盒会莫名其妙坏掉。

其实这些谢林雯都不在乎，能留在这座城市，她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让母亲放心，让母亲相信她和朋友相处愉快、凡事她自己能处理，能安心地让她留在这座城市，她什么都不在乎，包括与两个讨厌自己的人做明显是整蛊自己的交易。

谢林雯烦恼着，翻了个身，脸冲着墙，强硬地逼着自己抛开烦恼，沉入睡眠。

但很多时候你抛开烦恼入睡，睁眼时烦恼又会悉数回来，就比如此刻。

“谢林雯！”

发出怒吼的人上身着黑色修身西装，下身穿同色包臀裙，脚上蹬一双平底